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附録卷之三

建炎時政記序

臣綱伏被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令臣省記編録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時政記繕寫成冊進御以待制詔須降史館臣仰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方時多艱入繼大統龍飛宋都爲天地神明萬物之主嗣位之五日即布大號考爰其相首及微臣特達之知非常之遇古無與比顧如臣者所以報稱眷待之意宜如何哉然臣志廣材疎學識荒淺徒有愛君憂國之心初無周身防患之術備位宰相纔兩月餘功效無毫髮可稱罪戾有丘

山之積奉身以退何補國家辜負明恩爲罪大矣臣旬去
魏闕七更歳華荐致人言自取顛躓伏蒙皇帝陛下矜憐
孫跡始終保全天地之恩何以論報今者又奉詔旨俾臣
追記往事編録成書將以付之太史氏顧臣自經憂患衰
病交攻心志不寧動輙廢失屢遭盜賊文籍散亡極意追
思曾不能省記十之一二至於日侍清光親承訓勑則銘
鏤心腑豈敢稱忘謹以省記到昨任宰相日所得聖語所
行政事賞刑黜陟之大略著于篇至於日辰有不能省記
則闕之庶幾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之意謹繕寫成上下兩
冊冒昧投進以塵乙夜之覽宣付史館備採擇焉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臣綱昧死頓首頓首謹序

建炎時政記上 起建炎元年六月一日止十二日

六月一日臣自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蒙恩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是日到南京行在有旨宣召臣當晚赴内閤起居叙致謝恩訖力具奏陳材能淺薄不敢當除命乞攺授其人以慰輿望上不允臣復奏曰臣未到行在數十里聞御史中丞顔岐封示論臣章疏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更宜增重其禮臣爲金人之所不喜宜置之閑地不當爲相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

人所惡不當爲宰相則不可臣愚不知金人與趙氏爲仇
敵其所喜者爲趙氏耶其所惡者爲趙氏耶且爲趙氏之
臣而金人喜之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自古
賣國以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斷自淵衷特達用臣
而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
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上
宣諭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之
所喜者岐無辭而退此不足卹臣竊仰聖語英睿如此復
奏曰陛下天縱聖智固不難察此然臣綿力薄材實不足
以勝重任因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

赴都堂治事且命執政聚於都堂六月二日有旨令臣立
新班奏事對于內殿同執政奏事訖臣留身再具奏力辭
除命上慰諭不允臣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
知臣之深也臣嘗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
中一時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為人今臣亦
竊不自揆敢以十事仰干天聽儻蒙睿斷施行乃敢受命
其未合聖意者願賜詰難使臣得盡其說上可之因出劄
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中國之御夷狄能守而後
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
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脩士氣振

然後可以議大舉其二曰議巡幸大略謂車駕當一到京
師見宗廟慰都人之心權時之宜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
勢觀之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宜詔有司預爲
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略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
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還人循資責
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
其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
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勤王
之師集迫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
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略謂

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略謂賊情狡獪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衆多而太速功效蔑著宜謹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略謂上新即大位宜益脩德以感天人之心致中興之業得旨皆留揭上謨詳觀有當

施行者降出是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子餘皆留中同日內降麻制皇叔祖慶遠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仲琮可特授武勝軍節度使依前知大宗正事加食邑伍百戶食實封貳百戶皇叔祖靖康軍節度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湜可特授撿校少保仍前靖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嗣濮王加食邑壹阡戶食實封三百戶皇叔寧遠軍承宣使知南京外宗正事士㒟可特授光山軍節度使依前知南京外宗正事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三省同奉聖旨守文粹中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江寧府軍卒叛失守故也六月三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議國是

劄子有旨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催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謁款宗廟委永興軍襄陽府江寧府守臣增葺城池量脩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赦惡逆已行難追改有旨選人惟在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廷等第叙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三省樞密院討論修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臣留身奏曰臣愚瞽輙以管見十事仰黷天聽已蒙聖慈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乂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刑政之大者乞早降處

分上宣諭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
臣奏曰邦昌僭逆之跡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
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歡心攻破都城遷二聖東
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蓋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
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相奉使
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
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過而存趙氏邦昌方
且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餘曰虜騎
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
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數百道以行沮勤王之

師曰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議奉迎邦昌僭
竊本末如此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況邦昌已僭
竊之罪宜如何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自正朝廷始而尊
崇僭逆之臣爲三公眞王參與國政何以示四方執政中
有議論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
復敢言上許之乃令小黄門徑就幕次宣召黄潛善吕好
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潛善力主之詰難數四乃屈服
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臣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
有借使在近當幽繫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
上顧吕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曰邦昌

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
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潜善不若在近之說
臣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方德
宗之狩奉天朱泚盖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
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已僭逆
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
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
相無不可者上宣諭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臣
拜謝而退是晚劄子降出六月四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
論張邦昌僭逆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張邦昌嘗[illegible]

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貸免責授昭化軍
節度副使譚州安置又進呈論受僞命臣僚劄子上宣諭
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
坐蕃衍宅門詬駡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
否臣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
廉寡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
罕有能伏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
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䘏王及之余
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
趙氏立張邦昌令吴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

謂之捷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
居民保結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
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
皆爲執政此四人者宜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
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安置餘以次謫降内王及之余大均
周懿文胡思陳冲等並令御史臺速疾取勘候案到日取
旨李若水已贈官外霍安國特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
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御史中丞顔岐待罪章疏有旨
除待制提舉宮觀執政退臣留身奏事上宣諭曰卿昨日
内殿爭張邦昌事内侍輩皆涕泣卿今可以受命矣臣拜

謨曰陛下英睿天縱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臣雖愚陋敢不黽勉以圖報稱上宣諭曰屢語執政令置登聞檢鼓院以通四方章奏至今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臣退批旨登聞檢鼓院建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察官職守今後依官制施行錢伯言除開封尹孫竢除應天尹權邦彥差知東平府呂頤浩差知楊州陳邦光差知廣州唐慤差知荊南府王以寧差知鼎州六月五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河北河東兩路國家之翰蔽河北西路三帥府二十餘郡靖康末所失者眞定懷衛濬一帥府三郡而已其餘至今皆爲朝

廷堅守一路兵民有城郭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自相結集日以蠟書號籲朝廷乞師請援河東亦然但所失州郡視河北為多欲乞於兩路置司措置因其人而用之將來以河外郡縣悉議封建使自為守朝廷量力以助之則藩籬固而中原可安儻捨此而不為則兩路之人且歸怨於朝廷強壯狡獪者反為賊用將何以待之今日所當先務者莫急於此有旨河北置招撫使司河東置經制使司委臣以擇可任使副者具姓名以聞是日三省同奉聖旨以趙子崧守陳州閻孝忠守蔡州黃叔敖守襄陽府趙子櫟守汝州李考卿守漢陽軍程千秋守江陵府公

之縣捍禦有功子崧轉兩官孝忠轉一官除直秘閣俶敖轉一官除秘閣脩撰子櫟除寶文閣直學士彥卿除直秘閣千秋轉一官通判江陵府王寔責受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北京襄陽府居住趙野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青州居住以言者論其任總管日逗遛不進故也六月六日內降手詔朕以菲德獲承宗祧以臨士民之上屬時多艱未知攸濟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洪惟祖宗膺受天命覆育涵養百七十餘載德隆恩普振古所無道君太上皇帝以憂勤而內禪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而纂圖海內乂安蒼生蒙福適金人之入寇挾詐謀以欺師待以

不疑隨其姦計神都失金湯之險翠華有沙漠之行二聖既還六宮皆從追俘叔父弟昆宗室戚屬悉被驅逼禍故之臻亦古未有是用夙夜震悼于朕心念父兄憂辱於虜廷憫生靈重罹於兵革飲泣嘗膽不遑寧居惟爾四方士民抱負忠義其伊恤朕躬以共濟于艱難以致安于宗社載念行在將士適當隆暑暴露之久尤軫朕懷當特加犒設州縣民戶募師勤王調發之煩誠可加憫當厚與撫循賦歛之厚當議蠲減法令之弊當議改更潰兵為盜因間剽掠殘破郡邑雖已降赦令當遣使招集許令自新贓吏蠹姦乘時掊克重困吾民罪不可貸當遣使按治寘于典

刑靖康之間忠義敢言之士或至竄逐當悉召還今日以
往智謀奇畫之人如能獻陳當悉擢用旁招俊乂竄黜姦
回協成治功以篤中興之烈於虖天下之士大夫未忘我
之祖宗當同心以相扶天下之軍民不願淪於夷狄當協
力以相保守國勢既昌天命益固庶幾鄰敵悔禍奉還鑾
輿則予一人以寧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是月三省同奉聖旨傅墨卿除禮部尚書郭三
益除刑部尚書周武仲除吏部侍郎曾楙除禮部侍郎董
耘兵部侍郎許景衡胡安國並除給事中劉珏除中書舍
人曾開復待制知潭州吳巖夫除光祿卿辛丙除左司員

外郎李光除秘書少監翁彥深除太常卿六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謫授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張所通直郎直秘閣通判河陽府事傅亮召赴行在議事以臣所薦欲委以河北河東路招撫經制司也是日三省同奉聖旨李回謫授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袁州居住以言者論其防河退遁及嘗受偽命故也六月八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涵養士大夫至矣靖康變故仕於中都者曾無伏節死難之士而偷生取容何其衆也甚者乘時為姦靡所不至實為中國羞公議弗容姑取跡狀尤顯著者量加竄黜為臣子之戒夫節義正所以責學士

大之也至於武臣辛伍理當闊略以責後效惟王宗湛首引潰兵逃遁致都城失守不可不責其餘姑務含容一切不問咨爾有衆其體至懷故茲詔諭各宜知悉是日三省同奉聖旨謝克家除述古殿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季質罷太常少卿主管亳州明道宫莫砥除軍器監陳公輔除吏部郎官程瑀除司封郎官余應求除考功郎官陶愷除度支郎官鮑輝除兵部郎官滕庾除都官郎官陳彥文孫默李積中王愈程邁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洪芻罷諫議大夫張卿材罷刑部郎官胡思王及之余大均周懿文陳冲並先次放罷以御史臺勘司有請也六月九日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若水忠義無與比倫已推恩外可特賜謚劉鞈能死節不爲敵用與追復銀青光祿大夫特贈資政殿大學士許翰楊時晁說之並令乘遞馬發來赴行在吳幵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莫儔責授寧化軍節度副使全州安置徐秉哲梅州安置王時雍高州安置六月十一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新政之初應干指揮內外官司各當體念國步艱難悉心處奉尚慮流俗玩習將爲虛文顧避懷姦推行滅裂或因事剝下背公自營肆爲搔擾有害新政並仰監司互相體察犯人重寘典憲令御史臺體訪彈奏孫昭遠差知河南府兼西道都

總管俞向差知陝府並填見闕六月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史徽特落致仕除司農少卿吳給除左司郎官張公濟除駕部郎中郭求除河北東路提刑周格除京東西路提刑謝貺除京西北路提刑李西美除荊湖北路提刑並填見闕

建炎時政記中 起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終

六月十三日內降赦書一道門下朕紹隆丕緒奮御多方置大器以求安涉巨川而思濟勤于邦以圖天下之逸儉于家以貧天下之豐懍乎負荷之難惕若繼承之重膺受祖宗之貽燕昭格穹昊之貺臨有開昌期誕生元嗣庚伏

火見惕長夏楙育之辰王裕淵清禀璿源英秀之氣寔廟
社無疆之福示本支有衍之符以奉二聖覆育之慈以係
四海愛戴之望循攷累朝之舊典咸推利物之深仁矧在
多難敢忘敷慶宜覃曠蕩之澤式契寰宇之心可大赦天
下應赦書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刼殺謀殺故殺鬬殺
並為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
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赦內枉法自
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
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録案聞奏其餘罪無輕重已
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應舊係籍及上書

ノ朝廷累降指揮旅舉叙復至今經隔年月尚未給絶宜
並給還元帶官職贈謚碑額等已經給還而未足者並依
元初指揮其未責降以前官職應得遺表或致仕恩澤者
亦令吏部刑部條具申尚書省取旨應靖康元年邊事後
來文武官因病陳乞致仕朝令不從所乞内有身亡之人
特許依條陳乞致仕恩澤及陳乞致仕緣道路不通不曾
被受致仕勑命者亦許所在州軍保明特與依條推恩應
士庶投獻章疏見委官看詳如有利害灼然可採令看詳
官先次保明申尚書省當議旌擢以為激勸勘會科舉之
弊至此極矣苟無變通則忠實異材之士何由而出可講

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著為近政乃令禮部疾速條畫
聞奏緣已降指揮建炎二年正月九日鎖院省試今來日
已逼近難以遽改可自後舉依此施行應諸路解發材武
人并錫慶院材武人昨有偶緣事故赴試不及之人竊慮
遺材仰經禮部投狀勘驗名實當議特與别行收試具合
格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推恩應將士實有戰功緣罪停替
之人並特與原復仍令所在官司發赴行在當議量材選
用應諸路有材勇謀略之人衆所推伏或曾經戰陣得功
可以倚仗委本州具姓名保明津發赴行在御營使司當
量材録用每州三人應諸路勤王人兵有曾收復州縣

立功之人仰四道都總管及經制使等同結罪詣實保
聞奏雖不曾立功曾到京城下或元帥府已結局遣回
所轄人兵不曾逃散者候到本處仰本州具元發回及
到人數元管押人職位姓名非元借官職保明聞奏當議
特與推恩應遣回勤王人兵所帶器甲並於所到州縣先
次寄納如因在路遺失軍器趕趁隊伍不及逃竄之人限
敕到一月經所在陳首並與免罪發遣歸元來去處依舊
收管仍給公路口券其因公路失於譏察致散漫劫掠良
民者可責委隨處統領等官將犯人便依軍法務要整肅
所過州縣並先具統制等官職位牒報候將來見得公路

不曾作過令元發處具統制統領等官職位姓名保明申
尚書省取旨推恩今日已後或失鈐束部轄亦當重行黜
責昨太原真定等處州郡緣金人攻圍其官兵統制兵將
官等有能竭節戰守遂致陷殁之人可疾速契勘推恩厚
撫家屬內忠義顯著者務加優異以爲將士徇國用命之
勸近緣軍興應召募民兵義兵統領之人多是虜掠良民
強黥其面共肆刼奪念非本心理宜優恤近雖已有放散
歸農指揮竊慮統領之人拘留未放並仰經所在官司陳
訴給公據令各歸業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令州縣多出榜
示曉諭訪聞昨因金人收領及取過人口有逃遁回歸及

有失業逃避人往往被官兵人等不爲辨驗便爲驅領隨
行甚可矜憫仰限敕到十日內將人口放令逐便限滿不
放並行軍法仍仰該制主將等常切覺察應昨因京城失
守死節守禦戰殁文武官已降指揮令本壁統制官保明
特與推恩訪聞官司多是非理沮難遲遛行遣致死事之
家不即霑恩可令所屬疾速施行如違當行人重行停降
勘會近降赦恩軍人丁夫等逃亡及潰散官兵并百姓因
金人所至失業嘯聚人已立限首身尚慮有出首未盡之
人并今赦到日已前逃亡軍人等並限一月許令出首餘
依已降指揮應諸班直諸軍親從親事官昨因京城失守

踰城赴遁雖累降指揮立限許令自新尚恐懼罪未敢出
首限赦書到一月内許於所在州軍自陳仍仰逐州給在
路口券牒送在京所屬已前罪犯一切不問依舊收管如
尚敢不首復罪如初及仰所屬月具已未收管人數申樞
密院應未招降強寇如願往出戰自效者限赦書到一月
日内經所在州縣或統制等官出首具首領人數姓名職
位聞奏當議推恩令隨統制官前去有能立到奇功當優
與獎擢應緣金人并賊盜殘破州軍縣鎮逃避官吏等雖
已降指揮立限許還職任竊慮限滿未及還歸之人可限
今赦到半月内許歸舊任職役其被殺官仰本路提刑司

劾會詰實因依保明聞奏特與推恩應京城失守潰散使
臣昨已降指揮立限赴部公參違限不赴者並特勒停如
有似此未曾公參之人特與免罪許再限一月參部依條
注擬如限滿不赴公參復罪如初應歿於王事之人累降
指揮令所屬保明推恩官司循習殊不體國以詔旨爲塵
文致死事之家終不霑恩無激勸之義自今仰本家自陳
未經保明者令所屬限三日保明已經保明到者限三日
推恩如違人吏重行典憲仍令御史臺彈劾以聞應陝西
逐路昨因夏賊侵犯去處有立功并亡失將士近緣道路
不通未經保明推賞者仰帥司限五日開具實立功并亡

失將士等保明聞奏當議推恩不管漏落應昨緣軍興諸
色人支借過官爲添實因戰鬭亡失與免備償併見差出
許乘騎外其餘令回納著限一月於所在官司送納如出
限隱藏不納許人告坐贓科罪應緣昨來軍興遺弃器甲
頭刃之類並令所在官司拘收如及千件以上令逐路憲
司保明聞奏當議優與推恩或民間納及百件以上亦令
憲司相度等第支賜百日外不首納依私有法其拘收到
名數並令如法編揀排垛內斷鍊不堪者令憲司委官措
置修整仍先具拘收修整到名數封樁處所申樞密院應
因軍興前後民間勸借獻助錢物雖已委逐州長貳責限

仍格書填告命給還尚書省八間阻節如有委實獻納錢物
限外未經推恩給告之人許經詣尚書省陳訴如有照據
文字當議依格書填給降勘會昨緣金人入寇應宮觀寺
院曾造發過乾糧應副軍前不無樸複陪費可在京委鴻
臚寺在外委轉運司保明實具之數聞奏當議特與給降
度牒勘會近降赦恩昨緣金人拘留未還等人許支行請
給竊慮經歷官司及倉庫不即勘給如敢稽違許經開封
府陳訴根究重行斷遣應宗室昨因取往軍前今來却有
回歸者其已前積下應干請給一等並與一併勘支應河北
河東守臣親屬差往燕州計辦淹留敵寨未歸其家屬在

京或寄寓他郡闕人照管以致失所許經所在官司自陳支賜錢絹五十疋兩其幹辦官回日陸續應百姓昨緣投充敢勇效用因出戰陷殁老小無人養贍仰本路監司多方存恤無令失所應出戍軍兵家屬仰所在州軍常切存撫無致少有失所應諸州縣有因潰散人兵及盜賊燒劫屋業之家特與放免今年夏料屋稅内被殺或逃避止有婦人小兒貧乏不能自存者仰所屬抄劄依災傷七分法賑給施行仍多方招誘逃避人戶歸業應諸處民戶舍宅房廊寺觀如近經兵火焚燒合行修蓋住別州縣計直竹木之類者於所屬給據經田去處與免納稅仍不許

官司拘截使用如當許人戶認訴勘會非冈金人取索令
口開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等追捉訪聞內有婦人多被
使臣火下百端逼脅致畏避發遣願歸使臣火下等家藏
任取養之人事同強掠可限一月許令犯人及本家人力
女使經官陳首與被收藏人並放令逐便限滿不首復罪
如初擄人并地分巡察使臣火下不覺舉減犯人罪三等
不知情又減三等仍仰留守司御史臺密行覺察應逃亡
罪人見令監錮父母妻男骨肉收捉者除係兇惡不原赦
賊人外餘並放令逐便應犯罪合備償并先以官錢代充
而犯人妻已貧乏無可催並見監勒犯人并干繫人名下

均攤填納者並特與蠲放訪聞諸路州軍縣鎮酒務公庫
奇多將酒醋抑配與人戶又迎往客旅僧道等爲害甚大
仰監司守臣常切覺察舉劾官吏重行黜責應陂湖塘濼
舊許人戶採取元無收立課額後因官司措置剏立課利
去處仰監司契勘悉行罷免依舊許民戶採取如見係豪
強占據仰所屬州縣嚴行禁止仍委監司常切覺察訪聞
京師物價未平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艱食除開封
府見依法居養外竊慮所委官不切用心致惠澤不下仰
留守司更切檢察如法居養如錢物不足具合用數申留
守司支降應州縣官職田訪聞多係實無田土抑令人戶

輸納租課實爲搔擾自今仰提刑司勘會諸實常切覺察不得因前妄有搔擾應諸路漢蕃弓箭手合該承襲之人因差使出外及别緣事故有失陳乞致出違日限者候赦書到日限百日經所屬自陳許令依條承襲近降赦文神霄宮罷合屋雜物錢糧田產拘收具數申尚書省及已降指揮江寧府神霄宮元係保寧寺鎮江府元係龍遊寺泗州元係普照寺洪州元係上藍寺并舒州元係投子山寺院並先次給還其餘州軍內有元係古寺改建者令本州開具申尚書省翔建去處依赦施行所有正殿聖像如元係佛像改塑即行改正若是翔塑即迎赴慶觀勘會合拘

收舍屋等並謂舊有者其後來因緣取降特旨并增置到者並令轉運司拘收應付省計及古寺係謂李唐以前古跡如泗州普照寺舒州投子山大名府大安寺之類仰州郡疾速遵依已降指揮施行無致違戾應昨緣軍興諸官司支借過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及收租錢廢監省責錢死馬肉贓錢不堪馬價錢權住撥還候邊事寧息日委提刑司具數申樞密院立限撥還行在百司已降指揮不以假故日逐供職訪聞東京官司多不入局竊慮士人民戶合有整會事理不無阻節及勘會累有指揮應覃恩轉官及敘復磨勘擬注之類并已前積壓未了文字並令東京取

曾上𢮁等其曹部官往往推沮不爲施行致使士民往回
道路良爲勞苦自今東京官司須管不分假故赴職檢詳
累降指揮遵守行遣不管依前留滯如違許士民赴行在
陳訴當議重行責罰應朝廷寛恤事件務實惠及民如所
屬不切奉行但爲虛文致民戶陳訴當議重寘典憲應義
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常切存恤事狀顯著者具
名聞奏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致祭於戲飛龍恊時體黃
離繼明之治夢熊占寢應蒼震一索之祥均布湛恩用飾
多喜咨爾有衆咸悉至懷赦書日行五百里敢以赦前事

言者以其罪罪之主者施行先是上登寶座赦書不曾該載河北河東兩路及四方州縣勤王之師至是得旨該載故於河北河東路及勤王之師指揮爲詳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唐重除本閣學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虛發來赴行在李復陞職一等差知秦州趙明誠發來赴行在鄭驤除直秘閣差知同州六月十四日內降勑書一道勑河北河東諸路州縣守臣將帥忠義軍民等朕惟祖宗德澤在民垂二百年天下乂安寖有變故而宣和靖康以來國家多難金人內侮道君太上皇帝下哀痛之詔講揖遜之禮比德堯舜古今鮮倫孝慈淵聖皇帝以恭儉之德茂昭

內禪海內欣戴日徯治康而朞歲之間戎馬再侵墮虜姦
計但以講和一事終至宗社阽危既盡取玉帛女子公私
財力為之耗竭乃始刼遷二聖中宮洎皇族尊幼中外姻
戚以行戎狄之禍振古未有朕以介弟受命總師臣民推
戴迫以大義入繼大統重以父兄之辱飲泣嘗膽疾首痛
心願與天下忠臣義士共濟艱難而近者使臣來自朔部
備聞兩路守臣義不愛生誓以死守賊雖憑犬羊之衆敢
肆攻圍而能率勵士民屢挫醜虜其忠義軍民等倡義結
集動以萬計邀擊其後功績茂著朕甚嘉之夫河北河東
國之屏蔽也朝廷豈忍輕棄靖康之間特以金人憑陵不

得已割地賂之將以保全宗社止兵息民而金人不道攻破都城易姓改號刼鑾輿以北遷則河北河東之地又何割哉已命遣師以爲應援應兩路州縣守臣及忠義之士如能竭力捍禦保有一方及糾集師徒力戰破賊者至建炎二年當議疇其勲庸授以節鉞其餘官吏軍兵等加優賞應租賦貨財悉許移用官吏將佐悉許辟置朝廷更行量力應副爲國藩屏以昭茂功庶幾中原䝉寧生靈休息夷狄悔禍二聖有可還之期則予一人膺受多福爾亦有無窮之聞不其韙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河北西路河東路守臣各轉兩官有職名者

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者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等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城將佐又命推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叁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陝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稅絹於大名府樁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樁管以待兩路支俵皆上意也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六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汪伯彥除

知樞密院事黃潛善兼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張慤到行在
令日下供職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章疏
論受僞命臣僚多已行遣有未及者皆等第施行如十交
之類令留守司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在
假上章求去有旨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六月某日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沿河置巡察使自河陽抵濱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堠進呈臣寮章疏論靖康末折彦質爲
宣撫副使遁入川陜錢蓋以制置使遁至湖北許高許亢
總兵防河遁至江南不懲以則後孰肯任責者有旨彦質
[illegible]受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降官分司高亢編管海外

川軍會南康軍奏高尤寓其境上欲誅婁知軍李定通判
韓璹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僉謂其擅殺爲非是臣奏曰淵
聖委高尤守河付以兵將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
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
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
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
賞上以臣言爲然乃命各轉一官以賞之是時開封尹王
襄罷大名尹徐處仁襲東京及北京留守闕官有旨宗澤
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杜充除待制知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以劉錫知滄州又命錢蓋復官依舊爲

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爲中國患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有益麻党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儻封立之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党征措置湟鄯事因調發五路軍馬以赴行在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奏事進呈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募兵劄子大略謂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之時內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寇北事幽燕所折閱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

知其幾何今行在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為今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為金人擾攘未有所歸之府而關陝京東西流為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勸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買馬劄子大略謂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盡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為給地牧馬有名而

無實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馬畜為之一空後破都城者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不多獨陜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民間養馬必皆上戶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戶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蠲民而旬月間馬遂可集此今日不得已之務也募民出財劄子大略謂國家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為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為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郡振舉百度以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

横賦科取於民如兑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可行勸誘使斥其羸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之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强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况財產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今日不得已之務也上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以聞次日將上得旨於陜西河北路募兵各三萬人京東西路募兵各二萬人合爲十萬許召募白身及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或招收潰散兵卒中改刺創置軍號曰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靖邊凡十軍每號四軍二千五百人例

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餘給半許用諸路闕額禁軍
錢常平司錢不足即自朝廷應副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
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召募每募及一軍就本
路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管押赴行在聽候
差使又命買馬分爲三等格尺以定價值除命官將校見
養馬不許拈買外餘並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
即時給還價值每及百疋差官或將校一員管押赴行在
隱寄妄冒有馬不籍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
之罪委逐路提刑司總之又降詔曉諭州縣勸誘能出財
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

取旨推恩應副諸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指揮專充募軍買馬緣邊事支用有敢科配擾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叙並保明推賞六月某日臣與執政官奏事進呈劉子議控禦之策大略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禍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前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致太平無事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為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鎮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柄

臧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為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鎮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今日控禦之策無大於此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隸州郡得旨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荊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

一[illegible]防路分為副總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許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旌賞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責授鳳州團練副使張所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令閤門引見上殿六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臣寮劄子乞增置弓手人數每縣置武尉一員及河北

路置巡社差官總領得旨從之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
奉聖旨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三省委左右司郎官樞
密院委都承旨檢察置籍以受功狀違限不施行者必罰
受賂乞取者依軍法許人告軍士遇敵逃潰者斬因而劫
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中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
條皆用勅榜揭于通衢六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溫州觀察司樞密都承旨王㙛除河東路經制使通直郎
直秘閣傅亮除河東路經制副使皆令閤門引見上殿六
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御營司都統制王淵統
制官張俊將帶所部軍馬捉殺陳州叛兵杜用都巡檢位

劉光世捉殺黎驛作過馬忠下叛兵統制官喬仲福等捉殺山東賊李昱統制官韓世忠捉殺單州魚臺軍賊先是僉議於上前謂盜賊勢須招撫因而用之然非朝廷威令已振則雖欲招撫因而用之勢不可得今去行在不二百里間有此數處盜賊竊發多者至數萬少者不下七八千若不遣將帥應時討殄何以使四方群盜恐懼聽命有旨令召王淵等到都城戒勵令各占地方須管破蕩仍諭以自上即位方此遣兵正當信賞必罰能立功者優議推賞敗衂誤事亦必行法之意諸將喜躍自奮不旬月間四處皆告捷王淵生擒杜用破其衆二萬人喬仲福斬李昱首

以獻破其衆三萬人黎驛魚臺賊皆七八千人討捕淨盡

王淵劉光世以功並建節餘人等第進秩於是湖北羣盜

閻瑾党忠薛廣祝靖等皆赴行在丁順楊進等皆河北巨

盜赴招撫司自效其餘皆赴東京留守宗澤納款京東西

與淮南州縣漸得休息

建炎時政記下起建炎元年七月一日止八月十八日

七月一日臣與執政奏事進呈劄子六略謂國家所以備

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今

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

堙頹並無器械何以禦敵官吏軍民例不能守而郡縣遂

以陷没者非特士氣怯懦蓋亦以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
命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
能葺治備具者旌賞以勸得旨依奏應州郡欲修城池者
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張愨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王綯除給
事中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周望傳雱借太
常少卿奉使二虜酋軍前通問二聖起居上命臣擬撰表
本其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本曰臣某言神京不守坐失
金湯天旆啓行越在草莽凡居臣子之列均深痛憤之情
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道君太上皇帝陛下遊神

穆清宅心昭曠法堯舜之遜禪濟國家之艱難方交兩宮之歡求享四海之養鄰邦犯順戈戟暗於中原帝座移居鑾輿幸於朔野神人感憤華夏悲摧而臣濫總帥權莫陪督御迫羣臣再三之懇請謂大寶不可以久虛勉徇羣情嗣守神器瞻行宮而靡及慕慈訓以增懷輯睦師徒冀宗社之可保撫寧方夏佇車駕之言歸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周望奉表起居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言其起居孝慈淵聖皇帝表本曰臣某言戎馬荐興環月纔而布列帝都不守致天步之艱嗟寶圖悼心三靈失色臣某誠悲誠感頓首頓首恭惟孝

慈淵聖皇帝陛下法禹湯之恭儉體堯舜之聰明十載東
宮令德聞於海寓踰年南面仁政浹于寰區適當嗣位之
初兩致鄰邦之冦割地增幣以生靈屈已而講和擐甲登
埤為廟社忘身而固守金湯失險羽衛啓行致翠華之蒙
塵瞻紫微而移座華夏失祀神人疇依而臣叨總師徒莫
陪羈靮追羣臣之懇請嗣大寳以撫臨仰遵勤儉之風庶
格中和之治傷心北望緬懷異域而增悲整駕南還尚冀
敵人之悔禍謹遣通直郎試太常少卿臣傅雱奉表起居
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某頓首頓首謹
言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諸路發到米綱以三分之一

留行在支遣二分撥入京師權管先是汴河口決壞汴水不通綱運不至有旨差提舉京城所陳良弼同都水使者榮嶷陳求道修治決水至是水通綱運漸至故有是命且令已卸空綱自京師船載六曹案牘及器甲等至行在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承平之時雖無事當備官以張朝廷之容艱難之際雖多故當省官以責事功之實至於祿廩亦當隨宜裁節以濟一時之急蓋世方多難賦入狹而用度廣非示裁節則何以為經久之制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有旨省臺寺監以繁簡相兼學官館職之類比舊制減半開封府

[illegible]依舊改為推官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同兩浙福
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以司錄依舊為簽書節度判官廳
公事曹掾官依舊為節度觀察平事推判官支使掌書紀
錄事司戶司理司法參軍縣萬戶以上置丞不滿萬戶不
置罷吏員三分之一堂吏依祖宗法轉官止朝請大夫初
補乞出官止為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待
制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
上俸錢並權減三分之一候事定日取旨七月某日三省
同奉聖旨王圭除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登孝除河北
西路轉運判官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上出絹背心

宣示泣諭臣等曰道君太上皇帝自燕山府密遣使臣曹勛齎來背心領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羣臣皆泣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太上皇帝者宜藏之宗廟以示萬世有旨從之七月某日借道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面賜章服遣行所具書一乞以京畿兵三千為衛於大名府置司一面遣官於河北西路告諭招撫山寨首領民兵俟就緒日度河先復濬衛懷州真定府次解中山府等處圍乃以兵民給地養之如陝西五路弓箭手法仍乞給錢一百萬以為半年之費得旨從之七月某日京師龍德等宮收送到諸色寶器等上命碎

之於殿庭間儒士有持去者聽之中外莫不悅服七月其日所與執政官同進呈御史臺糾劾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既而臣寮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以合金人之意按據甚明有旨送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至是案上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依法定斷仍牓其罪於通衢七月某日王𤫉傳亮上殿面賜𤫉器甲戰袍束帶賜亮章服遣行河東路經略司畫一陳乞降指揮陝西路轉運司應副財用就五路發西兵舊弓箭手將家子第中募兵二萬人并朝廷所付與萬人通成三萬就陝府

置司與金人河中府解州對壘一
豪傑民兵收復州縣候兵集日
月某日臣同執政官進呈東京
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既僭竊
果實爲獻邦昌亦厚答之遂以
邦昌欲退歸府第因其姊入禁
出邦昌出禁中李氏送至內東
命留守司同御藥院於內東門
用乘輿服御及陳氏事上
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有

面遣人結約河東山寨
機會過河得旨從之七
守司鞫治華國靖恭夫
福寧殿李氏奉之將以
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
乃留親隨人易陳氏以
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
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
邦昌敢居宮禁寢殿
決脊降配禁營務下

為要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近降指揮諸路州郡脩葺城池繕治器械招募軍兵積聚糧草增添弓手團結民社措置鄉傳緝捕盜賊建置帥府要郡推行軍政皆係急切事務訪聞州郡玩習因循殊不留意仰自今旬具施行次第申尚書省樞密院弛慢不職官吏許監司劾奏以聞常切准備朝廷遣使被察誅賞七月十四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上曰朝廷近日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為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刑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上宣諭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朕

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聚兵馬雖都城可守與金賊可戰臣再拜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中外未知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從所請七月十五日內降手詔朕惟祖宗都汴垂二百年天下乂安重熙累洽未嘗少有變故承平之久超軼漢唐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金人一歲之間再犯都城信其詐謀終墮賊計盡取子女玉帛遂邀二聖鑾輿六宮戚屬悉擁以行夷狄之禍振古未有四海臣子孰不痛心肆朕纂承永念先烈眷懷舊京潸然出涕思欲整駕還京謁款宗廟以慰士大夫軍民之心而兵火之餘民物如故朕

之父母兄弟宗族靡有留者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衞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荅中國之勢浸強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戸部疾速措置施行咨爾士大夫軍民體朕至懷無憂疑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元祐太后以避家諱改

稱隆祐太后以徽猷閣待制孟忠厚爲迎奉隆祐太后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州縣預行計置糧草濟渡舟船七月十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劄子大略謂巡幸之策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西鄰關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遣援南通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此誠天設以待臨幸願爲今冬駐蹕之計得旨定議巡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府朝廷降鹽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

時權宜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夔路
運輕貨陸路自陝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七月十八日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差戶部侍郎黃潛厚為巡幸提舉
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充幹辦頓遞行宮一行官吏將
佐軍兵安泊去處虞部員外郎李儔幹辦相視橋道渡船
并椿辦糧草發運使李祐為隨軍轉運使七月十九日三
省同奉聖旨委兵部郎官并太常寺官各一員候巡幸有
日限三日計置合用舟船車乘等迎奉神主赴行在及樞
合用人數就太廟親事官揀擇令殿前司差撥禁軍三百
人防護仍尋委內侍官員充同共都大主管其合行事件

並仰條具申尚書省七月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內
降御札募兵攻刺新軍有害軍政臣奏曰元降募兵指揮
許攻刺者秖謂潰散西北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即非以見
在營房兵卒許之攻刺因以中書省元批旨進呈得旨依
元降指揮施行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並降指揮諸路
買馬每州可秖令買百疋東南州軍不產馬處並免所有
勸民出財耿國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上意恐致搔擾故也
七月某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李擢為係淵聖皇帝已
曾責降特免散官安置責授軍器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
住七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錢伯言除吏部侍郎貴次山

除吏部郎官尹東珣除金部郎官周格改差兩浙路提刑
黄惇書除兩浙路轉運副使劉蒙除江東路轉運使七月
某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留身奏事論及君子小人不可
不辨之宣諭曰君子小人不難知但考其素行則知之臣
奏曰陛下誠得知人之要中興之業不難致天下幸甚乞
月某日三省同奉聖旨董棻除兵部尚書晁詠之除待制
兼侍讀七月二十七日內降手詔朕觀古之爲士者何其
分義之明而忠厚之至也承平之時靡好爵享豐祿相與
同安榮多事之際不擇地不苟免相與同患難故人之好
我至於示我周行王事靡盬至於不遑啓處而鹿鳴四牡

之詩作先王之澤可謂厚矣祖宗涵養士類嘗二百年教以禮樂風以詩書班爵以貴之制祿以富之於士無負而士之所以圖報國家者不能無愧於古人日者二聖播遷宗社幾至於顛覆而伏節死難者罕有所聞其故何哉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羣材與協濟修政事攘戎狄以奉迎鑾輿而士大夫奉公者少營私者多徇國者希謀身者衆乞去則必以東南為請召用則必以疾病為辭訟檄以自便者相望于道途避危而去官者日形於奏牘甚者至假託親疾不俟告下挈家而遠遁夫禮義廉恥正所以責士夫也所守如此朕何望焉豈朕初嗣大位所以訓告者未

至歟將士大夫狃於故習而未能遷革歟已詔甚失節着
實之極典其次投之遠方爲多士萬世之戒其自今以往
各恭乃職一乃心翊予一人克復大業底綏四方以匹休
於隆古敢有弗率弗廸尚蹈前愆在內委御史臺在外委
監司彈劾以聞邦有常刑朕不敢赦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八月一日臣同執政官進呈御史臺鞫治陳冲余太均洪
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
金銀自盜入己上宣諭曰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得旨余大
均陳冲洪芻情犯深重各特貸命除名勒停長沙門島永
不放還張卿材責授文州別駕雷州安置李彝責授茂州

別駕新州安置王及之責授隨州別駕南恩州安置周懿文責授朧州別駕英州安置胡恩責授沂州別駕連州安置八月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訖進呈劄子大略謂生於陵者安於陵生於水者安於水南方之人習水而善没其操舟若神而北人有懼舟燬而不敢登者水戰之利正南人所宜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宜令造戰船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名姓平時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豊行激賞必得其力有旨令諸路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爲號差御營司幹辦官楊觀復齎空名告牒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八月

三日內降白麻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八月廿
月三省同奉聖旨右司諫潘良貴除工部員外郎觀察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㢋除東京副留守八月五日內
降白麻除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除黃潛善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八月六日得旨御營副使按閱軍馬八
月七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北西路轉運副使知大
名府張益謙奏狀言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及欲起
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為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
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司臣奏曰張所畫一乞
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今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

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合具用數申陳自朝廷給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集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緣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羣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數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八月某日三省同

奉聖旨許翰除尚書右丞差內侍押赴都堂治事八月某
日三省同奉聖旨范訥罷檢校官節度使與承宣使淄州
居住以言者論其爲宣撫使及留守東京不職故也八月
十二日臣同執政官奏事進呈河東路經制使司奏狀元
降畫一聖旨指揮許令於陝府置司候措置招集軍馬齊
集日渡河續奉聖旨令聽宗澤節制於陽武渡河伏乞明
降指揮以憑遵守臣奏曰河東經制司所得兵不多自陽
武渡河濬衛懷三州盡係金人所守便爲生界難得粮餉
萬一潰散即朝廷別未有一項軍馬可以措置河東不若
令依元降畫一指揮且於陝府置司招集軍馬事體爲便

黄潛善謂逗遛不進致失機會臣奏曰河東經制司受命
啓行纔方數日猶尚在京師恐難謂之逗遛今日事勢未
見機會可乘不若盡將帥之慮乃可責以成效用其言而
績用弗成朝廷自有典憲議久不决八月十四日内降御
批傳亮兵步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副使發赴行在八月十
五日臣以疾不任事上表劄乞罷尚書左僕射除在外宫
觀差遣八月十六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都堂治事上第
二表劄八月十七日蒙恩差内侍宣押赴内殿奏事上第
三表劄八月十八日内降麻制除臣觀文殿大學士提舉
杭州洞霄宫當日罷任

奏議附録卷之三終